

张大千传



辛一夫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丹青画魂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大千传



辛一夫 著

——丹青画魂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李建华

张大千传
——丹青画魂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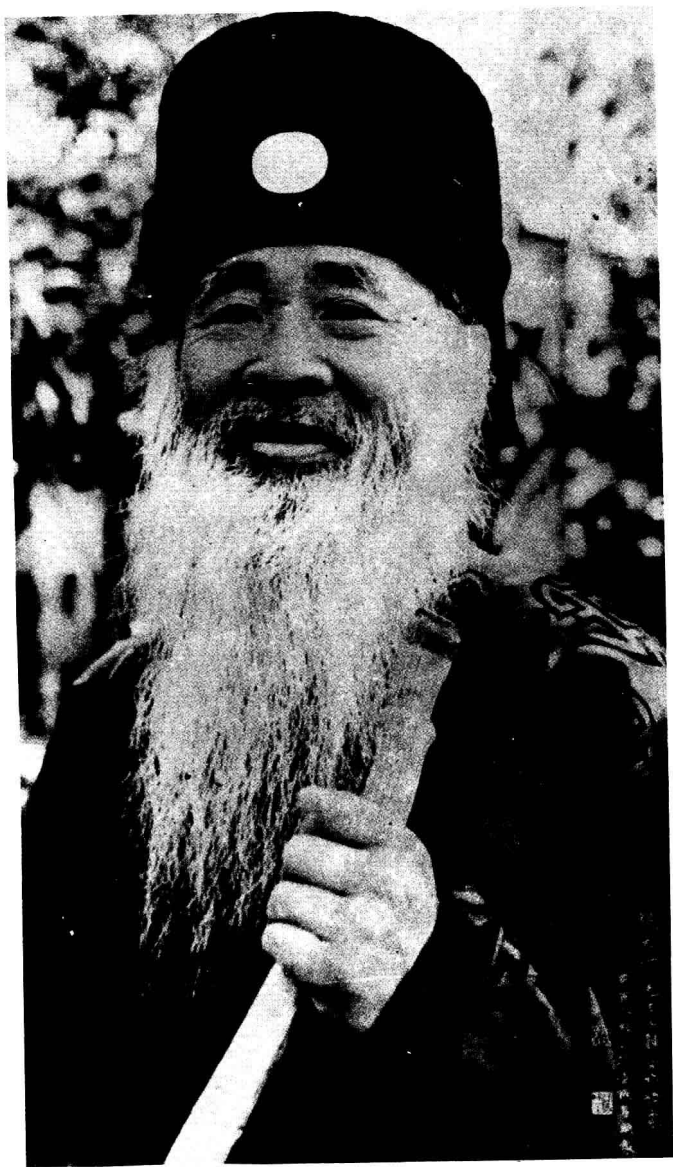
1994 年 12 月第 2 版 1996 年 1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13.000 册

*

ISBN 7—5378—1545—3

I · 1498 定价: 12.80 元



张大千

卷 头 语

诗和画，伴着艺术家的生活；
非同凡响的绘画成就，容包着张大千
的一切。

目 次

卷头语

一	灵猿·····	(1)
二	丹霞峰上的红晕·····	(10)
三	破涕为笑·····	(24)
四	匪巢里的秀才·····	(42)
五	粉壁上走下来的婵娟·····	(62)
六	香菇和鱼翅·····	(82)
七	夜巴黎·····	(88)
八	尼斯,毕加索·····	(93)
九	神秘的塔尔寺·····	(103)
十	风沙行·····	(118)
十一	初探藏经洞·····	(131)
十二	又来一个大胡子·····	(147)
十三	长明灯下·····	(158)
十四	意想不到的麻烦·····	(174)
十五	青城山上有鸳鸯·····	(181)
十六	轰动山城·····	(194)
十七	金蝉脱壳计·····	(205)
十八	她在听鹧馆·····	(213)
十九	思·····	(219)
二十	色海里的旋律·····	(229)
二十一	“无象之象”·····	(234)

二十二	池鱼思故渊.....	(243)
二十三	恋.....	(248)
二十四	砚池里的泪滴.....	(254)
二十五	梦，飘浮在云雾.....	(257)
二十六	艺术殿堂.....	(260)
	后记.....	(261)

一 灵 猿

这里是外双溪汇合的地方。潺潺涓涓、荧荧闪闪的溪水，日夜不停地奔流在墙外。每当夜幕垂降时，穿庭过院，引进台北摩耶精舍里来的活跳小溪，跃过五颜六色的卵石背脊，发出醉人的、有如古乐啾吟的交响。这铮铮淙淙的声音，传到抬眼可见的、绿雾苍苍的山脚下，也从宽敞大窗的缝隙间，钻进卧室里来，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吧，也是大自然送给游子的抚慰！

前半夜，大千没有睡好，又是雯波那忽高忽低、匀匀啾啾的鼾声把他唤醒的。

往日，大千总要孩子般亲亲昵昵地嗅着眼前这蓬波浪起伏的柔发，每当滑软的须囊，触到她那风韵依稀的面庞时，靠着生物钟的信息传递，雯波夫人总会微笑着醒转来。她揉着惺忪的眼眸，嗔着怪着，为丈夫拉严锦被，也像照顾孩子那样，操着混杂些四川乡音的吴依软语，催促大千快快休息。

“呸，怪不得大家都叫依老小孩哟！”

大千呵呵笑着，藏在银白色胡须里的厚嘴唇，泛着青色，香云纱做的须囊，不停地抖颤着，抖颤着。

“雯波，呵呵，孩子，说我是孩子！赤子之心么……”

于是，话头打开了，结缡几十年的枕畔谈心又一次开始了，卧室里荡漾着至美至乐的琴瑟和谐……

然而今天没有。雯波给了大千一个冷漠的后背。她轻轻地呼

出均匀而沉闷的鼾声。大千知道，这声音不很实在，管她真睡假寐，这个当口，最好不去触动她。雯波何尝没有孩子脾气，同床不睡二性人么，这也难怪，从昨天，绿衣天使走后，雯波这样阴云密布的样子，又能怪谁去？

一叠日本崇拜者的来信中，居然又有她的信。

她的信，可巧又被雯波看见了。

54岁那年，大千迁居阿根廷以后，总要亲自到日本去购买绘画用的文房四宝和精制的水墨画颜料；在裱画店里，他结识了一位温婉貌美的山田小姐。

在画家注满感情的眼睛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柔纤俏丽、姿色绝代的美人，仿佛是刚刚从画幅上飞落下来的。是啊，真是美极了！这是哪位日本大画师笔下创造的精灵？！

她，很少掀动被长睫毛遮盖住的眼波，看人也只是飞快地一瞥。

听她那发自红艳艳小口里的低柔声音，看她那楚楚可人的丰盈体态，美目含情的顾盼间，神奇的魔棒，正在发挥着它的点拨术；初次见面，大千始则心绪撩乱，继而六神无主了。

看上去，这位美丽的山田小姐，正在想什么心思。她对天才画家张大千和他的财富，仰慕已非一日。她那柔情似水的心波，此刻，也在自己难以控制的狂飙中，掀动着闹人的浪涛。

“有暇，请到舍间来坐；十分欢迎您，山田小姐。”大千的日本话说得很生涩。

大千在日本求学时，有个日本同学说他舌根太硬，恐怕学不好软语如歌的东京话。大千当即发出淡淡的冷笑，从此他再也不去学习日本话了，而是请了一个懂得四川话的翻译，主要场合，形影不离地代替他这个硬舌头去当传达语言和思想的工具。大千想：“绘画有着无声的语言交流。至于日常生活，有钱能买鬼推磨！”

这个见解影响还不小呢，自己半生不熟的日本话的确非常蹩脚；唯一的，只有靠含情脉脉的眼波，传出脉冲如注的情愫。

山田小姐，低下突然红霞飞闪的面颊，轻轻地、轻轻地说了声“谢谢！您多关照。”

就在那天傍晚，她，只身一人，悄悄地推着脚踏车，走进大千居住的河手代子旅社的旁门。院子不大，却栽满了樱树和山茶，她踏着卵石铺砌的弯曲小路，那上面涂满了夕阳残照下的斑驳树影；高跟皮鞋发出“嘟嘟”的声音，因而她缓缓地放下脚跟，仿佛一用力，便会踏碎这令人心悸的希冀。

生活中，有时会出现某种磁场感应。心灵发出低唤，大千突然放下画笔，朝窗口走去；渺冥中似乎传来一种踏响卵石的声音。啊！真的是她来了，手里握着一束洁白的鲜花。她没有穿着和服，而是时下风靡日本的短衫西裤；蓬松的黑发丝披在肩头，微风拂起柔波。

山田小姐含情脉脉地立在门口，大千震惊了，他孩子般忘情地迎了过去，异国天使已经轻飘飘地溶进大千渴望了一天的梦里……。

时间也会随着场合需要，拉长或是缩短它的固有长度。良宵苦短，情意偏浓，不知不觉间，闪亮的星辰已经布满夜空。

那时，战后的日本重新建设，虽然刚刚开始几个年头，东京的繁华街市已经迎着新潮甩开大步，彻夜不眠的霓虹灯，也和浪子一样，把奇幻的流彩飞霞，一直抛掷向郊外的上空。

晚霞让给予夜，子夜迎来晨霭初醒时的慵倦和苍白。他们陶醉在如幻如雾的梦里。山田小姐直到第三天新月升起时，才依依难舍地离开大千的低矮居室，掏出尘污相侵的手帕，掸去脚踏车座鞍上的浮土。

这三天，大千兴奋至极；他有个习惯，只要情绪昂扬，任何事务也得暂时给抒发感情的绘画让路；于是，在这欢快至极里，

灵的产物，也同时获得丰收。

之后呢，他和山田小姐的情波交流，也像焕彩流光的霓虹夜色一样，夹在正常的生活里，轮盘一样，转得迷迷糊糊。

如此迷迷糊糊的梦境，一直连续了几个月。

日子长了，这段风闻海外的韵事，便被雯波夫人发觉了；她压抑住妒火，原谅了他。这是，这次又为什么如此认真呢？当时，雯波沉下去长脸颊，咬着涂丹的下嘴唇，微微晃动着下巴，快快不快地踱出画室去。

这些年，对于这些浪费精力、浪费才华的事情，大千已经淡漠多了，何况山田小姐给过他的，只是些不可靠的爱。大千又一次看了看这个信封背面寄信人的名姓，便顺手把它扔在废纸篓里了。

这件不愉快的插曲，发生在昨天下午。是啊！刚刚过完八十大庆，那宾客如云的祝寿场面，喧喧腾腾，热闹极了；欢乐的顶端，不祥的雾霭又悄悄地降临，笼罩住这片座落在台北士林区至善路的“摩耶精舍”。

大千穿上团花闪缎夹袍，戴上黑丝葛软帽，提好布底礼服呢面撒鞋，站在卧室门前犹豫了一下。天空是湛蓝色的，皎洁的明月，给露天屋顶花园的女儿墙，天井中的花花草草、山石盆栽，镀上了一层闪亮的银辉。“花园里一定夜凉未消。”他想着，从盥洗间走到自动电梯门口，手一晃动，全自动的乳白色电梯小门，便“囁”地一声打开了。

来到楼下画室里，大千打开正对天井的两扇玻璃窗。

春天的早晨，露凝霜冷，朝曦未现，一股股含着牡丹花朵馨香的晨风，缓缓地吹拂进来，墙壁画轴上的玉坠冕旒，和笔架上的松散锋羽，来回地晃动着。他松开裤带，掌心向上，左手大指压住右手的上涌泉穴位，真气贯通任督二脉，又从舌尖下注到丹田气海里去。这种传统的养生方法，他还是中年客居上海时，从

一位闲居道士那里学来的。

那些年，正是大千在上海初登画坛、星光乍展的时候。他带着黄凝素和孩子们，住在上海西门路169号院子里。当时，这一带地区可算是群星小聚之处了。你看，张大千的楼上是黄宾虹的居室；右边隔壁是谢稚柳的兄长——谢玉岑的画室；而且离两位恩师：李瑞清（清道人）和曾熙（曾农髯），以及前辈书法家叶恭绰居住的吕班路都不太远。叩门问艺，联句传简、酬酢往还时，都是十分便当的。

当时，大千正在自己拟定的艺术道路上，艰难而顽强地举步。白天他应酬来访的客人，为了一家老小的吃喝用度，自己不但要作画出售，还要仿制些古画换钱；夜深人静时，每常临摹石涛、石溪、八大山人、浙江和梅清的作品，几至忘记时间，达旦方止。

他随身的同宗子侄张旭明和弟子吴子京、慕泉淙（后更名倩、字凌飞），也一同苦耕。每天清晨临写法帖、读书，学习作诗、填词；晚上，年轻人还要临摹大千老师创作的画稿，时常整夜摸不着觉睡。

为了探索古代绘画大师们的成功蹊径，大千已经搜罗到不少古画，不但自己潜心钻研，分析每幅杰作的章法构图、用笔用墨，连笔触上流露的情绪，也要细心地向学生们讲解，因此说，跟随他的弟子们，初入画苑更领受了得天独厚的蒙养。

“这是师法古人的起手功夫，”大千说，“将来，我还要带着你们饱览名山大川。这就叫‘内师古人，外师造化’。子京啊……”

比老师年长两岁的吴子京刚刚抽完大烟，此时精神一振，还以为老师又要训斥自己呢，然而这烟瘾委实难忌！

“子京啊，昨天你临的人子，线太僵，丝毫没有生命力……”

“我……，我……”

“你还不如泉淙勤奋，一定要记住‘七分人事，三分天资’，历史上有成就的大画家，哪个不是奋斗出来的。你的资质不错，虽然年龄大了一些，只要倍加攻学、勤于笔耕，还是可望有成的。依我看，这烟，一定要戒掉，怎么样？有恒心么？大丈夫，难道还有什么去不掉的积弊！”

吴子京黑瘦的面颊开始发烧。他看了看比自己小着十多岁的慕泉淙，这个小师弟俊雅聪颖、敏而好学，此刻正在用探寻的目光偷觑着他。大千礼法很严，拜师要跪拜，年节要叩头，连这个小师弟，还向自己行过大礼呢，此时此刻的处境，多么叫人不好意思。于是他默默地低下了头。心中暗想：买些红糖调些烟膏子吃，逐渐把烟戒掉吧！要不然，实在对不起这位爱徒如子的大千老师。

吴子京是大千的开门大弟子，原是杭州一家内局茶商的少东。迷上心爱事业的人，总要透着一种令人莫解的呆痴。这个年龄长于老师的弟子，双手垂在身旁，有若刚刚入学的孩子。

他酷爱大千老师的绘画技艺，是从父亲收藏的大千绘画给他的吸引力开始的；渐渐地，崇拜大千老师，已经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于是，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拿着老父亲的手札，来到上海拜师。平时，吴子京对老师恭谨异常，只是烟瘾光临时，他便鼻涕眼泪交加，连脚跟也失去控制。

大千又恨又爱，告诉夫人黄凝素，给吴子京两块大洋，睁一眼闭一眼吧，他有心戒掉，咱得容他一些时日。

为了帮助爱徒吴子京戒掉烟瘾，大千用过许多办法，其中有一样，便是诱导吴子京学习吐纳导引。

至今，大千还记得清清楚楚：一天清晨，大千正在完成日课书法，忽然有一位内江家乡的道士来访。大千待以上礼，同时动了留下他来的念头。

“你总是脑子一热；还要添个张着嘴吃饭的？钱呢，噢，你

闭着眼瞎花，我这日子怎么过？咱这是多么大的挑费，我看算了
吧！叫他吃气；嘿，叫他啃月亮也白费，有谁能治得了大烟
鬼？！”

凝素夫人，精明干练，个子不高，说起话来，特别是这带着
三分气的时候，下巴沉着，眼珠转着，仿佛五官也在帮助她那发
尖的声音用力。

高兴时，大千看着这位和自己情深似海、俏丽泼辣的夫人，
无处不美，连她那银铃成串的唠叨，听起来也很顺耳，不高兴或
是自己决心已定时，黄凝素多说上半句话，也等于在太岁头上动
土。

“噫，八老子的意愿就是他娘的圣旨，我才不信呢……”凝
素说。

大千正在用炭条勾写画稿，巧思不能在画面上再现，心中早
已不悦，耳边又聒躁不止，实在烦死人了，于是他猛地拍案而
起，一蓬黑胡须正在发抖，紫胀的圆脸膛上，炯炯有神的一双眼
睛瞪得滚溜圆。

大千真的动怒了，黄凝素心里还是惧怕几分。打在身上的
拳头，火烧火燎；而今住在上海滩上，虽然比以前胖了些，但也
委实受不住丈夫的拳脚相加。因而，她嘴上没有停止爆豆般的唠
叨，手里却拿起一个需要换水的洗子，叫着“心智”的名字，急
忙退了出来。

转天这位家乡来的道士——上乙真人，便被大千留下来了。

这位上乙真人，百岁已过，有人问他年龄，他却总以八十九
岁相告，仿佛九十岁是个门坎，他要永远活着，而又没有力气把
这个门坎跳过去。

大千当然明白，这其中有个道理。他这样功力深湛的超凡身
体，理应永远不涉衰境。往来的友朋，却大多相信上乙真人的自
白。你看，九十老翁须发有如黑漆一般光亮，丝毫没有霜浸雪

染的痕迹；怪不得古书上多有传奇，原来人海间的确有这样的奇迹。

“内功推动脏腑，五脏六腑经常得到运动，人寿当然可以无限延长。”

“无限？”大千问。

“哈哈，羽化飞仙，何尝不是生命的继续。哈哈，笑话，笑话，大千先生已是半仙之体，对老朽我的信口胡言，想必也能会意。”

大千笑而不答，忙叫慕泉烹沏上毛尖龙井好茶。

“这是？”

“呃？哦，这是愚晚的弟子。”

“多大年纪？”上乙真人又问。

“十九。”

“相貌俊逸，下额上举，才骏而又能登大寿，这是很难得的了。”

“托福，托福。”

大千说着，连忙抱拳拱手，抬起右臂时，忽然发现：黑袖相掩的白布小褂袖口上，沾着许多花青和石绿，边沿上，还有珠砂的斑块。

这又是自己灵感忽至，半夜起来临池作画时的不慎。当时，凝素夫人奶着孩子刚刚睡着，又被大千突发的画兴惊醒。没办法，她只得揉了揉迷蒙的睡眼，穿衣下床，换水、磨墨、调色……。“老天呀，嫁给你这样的画家，上辈子不定造了多少孽……”

“我的成就，有你一半功劳！”

“哪个稀罕，俺们不夺人之美，你脸上的油彩，只在你胡子上放光。”

“快，快，我要沉在底子上的珠砂，上边的也别倒掉，染裙

裾、飘带时再用。”

说话间，大千的袖口浸在色盅里。他说话这样硬，凝素心里不高兴。她用淡黄的花手帕系拢脑后的一蓬曲卷黑发；尖俏的小鼻子、尖尖的下颊上只有电灯光染就的、有如丹粉相掺的泛红颜色。

凝素双手合在一起，举在膨胀饱满的胸前，聚精会神地看他笔扫风竹，不想理他。

大千看了看袖口，想了想昨天晚上的欢畅；不！不能经常的这样惊扰妻子的睡梦。他不禁张了张嘴……。

“大千先生，我们明天凌晨寅、卯相交时起床吧，就在庭院中的那棵桂树前，一同研究吐纳导引术。”上乙真人的面颊，骨形外露，很少肌肉，假使没有那双电闪星流般的眼眸，在这子夜的昏暗里，活人还当是与鬼影相遇。“炼气，首先炼意；意守丹田，才能气贯任督二脉，下注丹田气海。将来达到只用常人的十之一、二次呼吸，也就离胎息不远了。”

大千听得入了迷。艺术生命哪能离得开人寿的延展。这种方法假使真的能够延长寿命，这真是天假其能的最大幸运！从此，他便认真练功。三十多个春风秋雨的时令更替了，他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这些年，年齿日衰，如果有闲气找到头上来，只得求助于这种养生的功夫。

今天更是如此。

做完辅助按摩功以后，他便关上了窗户。

天井上空，泛着银灰色的晨霭；转眼间，晕化出淡淡的柠檬黄和赤红朱砂相绕的霞彩。

二 丹霞峰上的红晕

那年在黄山的云海上空，便出现过这样瑰丽、神奇的彩霞。立在始信峰顶，霞彩和白云追逐着相戏。那如烟的乳白色云絮，时而飞腾而起，时而在脚边盘迂相绕；在这千姿万态的变化中，大千觉得，恍若置身在仙山宫阙中徜徉，一时间，仿佛沉埋在梦幻里；身体轻飘极了，在一种无法画出来、无法说出来的恬静至极、腾举如雾的云烟中飘荡不止。

夏天，大自然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大富翁，丰收在望，将会充实他的财富。秋天，大自然又是一位清丽而盛装的少女，乍冷的风儿，正在吹舞起色彩绚烂的华裳。沉静的黄山，迎来了大千这样顶礼朝拜大自然的画家。大千也觉得，自己的胸怀里，又一次飘进缕缕思绪的回响。这来自黄山云海的声音，又在伴着着脚踏石阶的声音，“笃答，笃答。”

是啊！黄山这秀丽雄阔的化身，很少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大千心里清楚，自己先后三上黄山，又有哪一次，看清了她那丰满秀雅的姿容？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让一切投入她怀抱里的迷醉者，永远溶进有若仙游的美梦中，无休止地迷醉下去。

这些美好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消失，反而在心田里印得更加真切了。1931年9月，秋风宜人，大千陪同二哥张善孖，带着侄儿张旭明和弟子吴子京、慕泉淙，从上海出发了。他们每个人带着一架照像机和轻便的画具。